

科幻世界

雨果奖、星云奖桂冠作家力作

KOMARR 科 玛

【美】洛伊斯·比约德 著

梁宇晗 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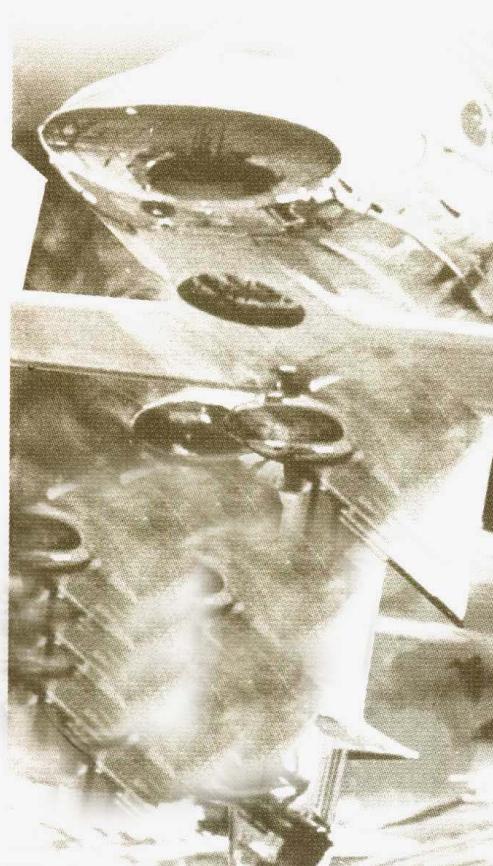


四川出版集团
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

科 玛

▲ [美] 洛伊斯·比约德 著 ▲

KOMARR



KOMARR: A MILES VORKOSIGAN ADVENTURE by LOIS MCMASTER BUJOLD

Copyright: © 1998 by LOIS MCMASTER BUJOLD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LOIS MCMASTER BUJOLD

through BIG APPLE TUTTLE-MORI AGENCY,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006 SCIENCE FICTION WORLD

All rights reserved.

Artwork by John Berkey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科玛 / [美]比约德 著； 梁宇晗 译。 - 成都：

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 2006.9

(世界科幻大师丛书)

ISBN 7-5364-5998-X

I . 科… II . ①比… ②梁… III . 科学幻想小说—美国—现代

IV. 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57035 号

世界科幻大师丛书

科 玛

著 者	[美]洛伊斯·比约德
译 者	梁宇晗
主 编	姚海军
责任编辑	宋 齐
封面绘画	约翰·伯基
封面设计	张城钢
版面设计	张城钢
责任出版	周红君
出版发行	四川出版集团·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 成都市三洞桥路 12 号 邮政编码:610031
成品尺寸	203mm×140mm
	印张 12.75 字数 260 千
印 刷	四川五洲彩印有限责任公司
版 次	2006 年 9 月成都第一版
印 次	2006 年 9 月成都第一次印刷
定 价	24.00 元
ISBN	7-5364-5998-X

■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

■本书如有缺页、破损、装订错误,请寄回印刷厂调换。

比
约
德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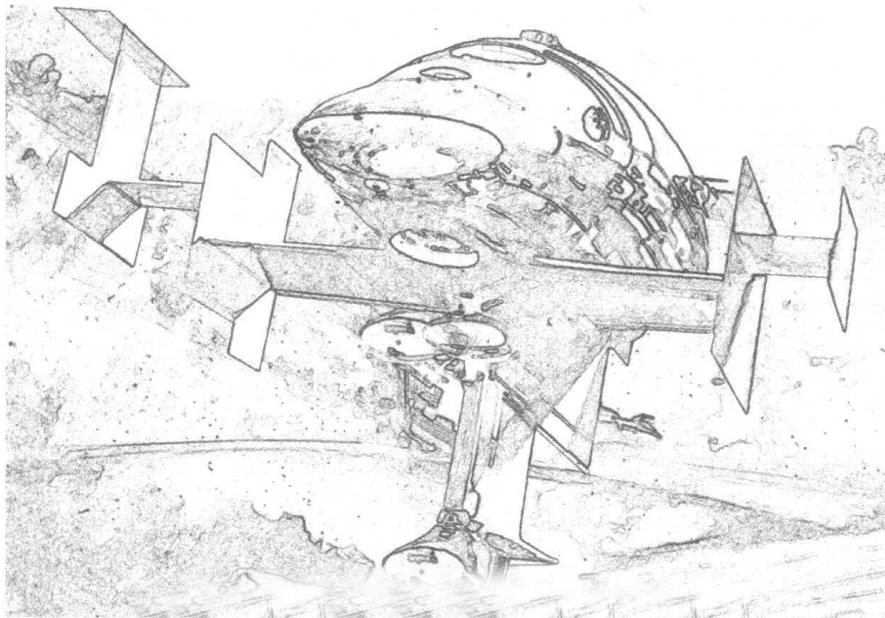
一个传奇

姚海军

2004年9月6日，美国波士顿喜来登大酒店，第六十二届世界科幻大会雨果奖颁奖晚会现场座无虚席。大会进行到了压轴戏，主持人宣布雨果奖最重要的奖项长篇作品奖的最终得主。当“洛伊斯·麦克马斯特·比约德”这个名字在会场上空响起时，掌声和欢呼声顿时淹没了一切。

虽然行前对比约德和她名下的一系列热销作品不乏了解，这样的火爆场面还是大大超出了意料。那一刻，我真正体会到了一个科幻小说作家的魅力和她带给人们的快乐。

对大多数国内读者来说，比约德可能是一个



陌生的名字,但在美国,她却是继海因莱因、阿西莫夫之后最具知名度的科幻作家之一。凭着规模庞大的“迈尔斯系列”小说,她不仅重现了太空歌剧的辉煌,也奠定了自己一流科幻作家的地位。

在比约德之前,太空歌剧已经成为科幻小说史上一个逝去时代的象征——那个时代铭记的是E·E·史密斯、范·沃格特这样的名字。是比约德,复活了太空歌剧,赋予它新的内涵与活力,让我们有机会在一个崭新的时代重温太空的传奇与梦想。

在成为一位作家之前,比约德是个典型的书迷,因而她的创作特别注重故事性。比约德的世界中独创性的想像不多,但她的故事曲折、细腻、轻松、睿智。这种极具亲和力的特质使她拥有了难以数计的读者,同时也成就了她本人的传奇。这个传奇可以用她名字出现在世界两大科幻奖颁奖会上的频率来概括:

1989年:《自由下落》(Falling Free)进入雨果奖最后角逐,获星云奖;

1990年:《悲悼的群山》(The Mountains of Mourning)获星云奖及雨果奖;

1991年:《气象播报员》(Weatherman)进入星云奖最后角逐;《贵族们的游戏》(The Vor Game)获雨果奖;

1992年:《贝拉亚》(Bararray)进入星云奖最后角逐,获雨果奖;

1993年:《太空人巴纳克尔·比尔》(Barnacle Bill the Spacer)进入星云奖最后角逐;

1995年:《镜舞》(Mirror Dance)获雨果奖;

1997年:《记忆》(Memory)进入星云奖及雨果奖最后角逐;

2000年:《平民战争》(A Civil Campaign)进入星云奖及雨果奖最后角逐;

2002年:《卡里昂的诅咒》(The Curse of Chalion)进入

雨果奖最后角逐；

2003年:《外交豁免权》(Diplomatic Immunity)进入星云奖最后角逐；

2004年:《灵魂骑士》(Paladin of Souls)获雨果奖。

五次捧得雨果奖奖杯,两次捧得星云奖奖杯,比约德创造了世界两大科幻奖历史上的一个奇迹。而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五座雨果奖奖杯中,竟有四部属于“迈尔斯系列”——由此可见“迈尔斯系列”的巨大成功。

作为比约德地位的象征,“迈尔斯系列”目前已经出版到了第十四部。这些作品,都得到了世界著名网上书店 Amazon 的四星以上推荐以及各种传媒的好评。

比约德是一位谦谨、优雅、热情的女士,在世界科幻大会丰富多彩的活动间隙,我和我的同事们与她进行了两次短暂交流,她非常高兴她的“迈尔斯系列”能够在中国出版,主动为我们介绍其他科幻作家和出版商,这一切为我们留下了美好的回忆。我很荣幸能够有机会将她介绍给国内的读者朋友,在此,衷心希望大家能够喜欢她的作品,也祝愿她的传奇持之永恒。



致 中 国 读 者

1982年，我在美国中西部的一个小镇开始写作我的第一部小说(也是“迈尔斯系列”的第一部)。那时的我无论如何也想像不到，我的小说有一天会在中国出版发行——这种想法本身就是科幻小说，好像当时描述二十世纪的某些小说一样。

是啊，可现在……

现在，我们大家都已置身未来。尽管这个未来仍旧没有月球基地，没有飞行轿车，但却实现了许多奇迹，覆盖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这个世界还不完美，也许永远不会。但事实证明，比起上个世纪中期我在饱受核弹威胁的青年时代读到的某些科幻小说中所描写的的世界毁灭的凄惨前景，现在这个世界光明得多。现在似乎没有人在放射性废墟中四处爬行，对抗异种——就算真有这种事，数量也不多。相反，我们发现自己正处于人类历史上思想和艺术最为繁荣丰盛的时代。当然，这些思想或艺术并不一定都是好的，但数量确实庞大，我们可以从中选择。“数量本身就是一种质量”，这句老话还是有道理的，尤其是涉及到信息时，这句话更妙、更对，不能仅仅看成英



语中一个小小文字游戏。

“迈尔斯系列”故事不是那种板起面孔的科幻小说(我希望我的小说能做到诙谐、机智),而是将读者带到另一个世界的冒险故事。首先,它应该能让我自己高兴;其次,能使任何愿意参加这次冒险旅行的读者感到高兴。我感到欣慰的是,许多读者从中得到了快乐。自从最初的三部1986年付印以来,这个系列在美国不断重印。“迈尔斯系列”的十四部小说已经被译成十九种文字。同时,这些书还荣膺众多奖项,让我备受鼓舞。

尽管“迈尔斯系列”是以银河空间为背景演绎的冒险故事,但这套科幻小说系列中的科学背景和情节更侧重于生物、遗传和医药方面,致力于探讨这些领域的发展进步对社会结构和两性关系——尤其是对我的主人公们忙碌的生活所造成的影响。我的同行弗诺·文奇提出了“超人剧变”理论,认为在不久的将来,人类的形态将会改变得超乎我们的想像。我对这种观点并不十分赞同。作为一个人,一个母亲,我深切地体会到,人类受制于自己随时光流逝不断改变的身体,这种制约是极难撼动的。在我看来,“超人剧变”理论只对一种人有吸引力:希望自己一出世就具有二十二岁成年人的外形与心智,将促使他们长大成熟的所有努力(多数并非他们自己的努力)轻松抛诸脑后。对于“剧变”,弗诺·文奇的理论阐述得十分精辟。但我怀疑现实中的变化将大大不同于他的理论,而且不会那样猛然改变。在我自己的作品中,我试着向广大读者指出:未来将出现许多不同的生活方式,它们互相依存,互相竞争,而不会出现单一的、普适性的模式。

我很早就开始阅读系列书籍,总是苦于难以将大部头系列中的情节顺序理清,有时甚至毫无头绪。所以当我自己进行小说创作时,我最先考虑的就是让这些故事既能独立成篇,组合起来又能构成一个系列。作品的翻译顺序比在美国上市的顺序更让人难以捉

摸,但我的做法获得了成功,使世界各地的读者不再受作品先后次序的困扰。我设法让系列小说中的每一本都有合理的开端、发展和结局;在提供背景时,我尽量避免笨拙冗长地复述前面的故事情节。这种做法的好处就是,无论以什么样的顺序阅读,这一系列都能为读者提供悬念和惊喜。

有读者朋友给我发来电子邮件,说“迈尔斯系列”的顺序似乎没个定数,无论依照哪种顺序开始阅读,都能很好地融入到情节中去。但究竟哪种顺序是最合适的?读者朋友们对对此一直争论不休,而且乐此不疲。现在,在因特网上用 Google 搜索我的名字时,我已经学会如何在一些我根本不认识的文字和字母中将“比约德系列小说的阅读顺序”分辨出来——仅仅观察小说标题的排列就可以了,我也由此了解到各国读者对我的系列小说的阅读顺序的看法。

而作为作者,我的个人意见就是:从手头有的开始,一直走下去。对于生活来说,这也是一条不错的忠告。

最后,很高兴《科幻世界》杂志社将我的作品介绍到中国。衷心希望在这个全新的二十一世纪,迈尔斯、他的家族、他的朋友、他的敌人(还有他永远向前的动力)能够将悬念和愉悦带给我全新的中国读者。

洛伊斯·麦克马斯特·比约德

于明尼苏达州 Edina



第一章

科玛真正太阳的最后一线光芒，消失在西方地平线上低矮的山丘后面。穹顶之上，逐渐变暗、带着淡淡紫色的蓝天中，太阳能反射镜组突然变得非常显眼，与周围的天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埃卡特琳第一次在科玛的地面上仰望这个六角形的太阳能反射镜组时，几乎立刻就把它当作了一个冬季展览会的装饰物：它在天空中看起来就像一片星形的雪花，柔和的光芒让人感到安心。现在，她靠在俯瞰塞里弗萨区城市中央公园的阳台上，透过头上的玻璃穹顶阴郁地注视着反射镜组反射的光线。黑暗的天空中，这些光线让人感到特别不真实。眼下，反射镜组外围的六张反射镜中，已经有三张不再发光了，而中间的第七张反射镜也已开始显得昏暗。

据她从文献资料中的了解，古代地球人将天空中各种星辰的异象——彗星、客星、流星等——视作麻烦事的前兆，所谓的麻烦事，可能是自然界的灾难，也可能是政治上的灾难。占星术便起源于对灾难的预测。两周前，一艘失控的星域内矿石货船撞上了为科玛提供太阳能的反射镜组，反射镜太空站上的六名科玛工作人员当场死亡。这个事件无疑是一场灾难。然而，这场灾难并没有立即对科玛的生态建筑造成灾难性的影响——整个星球的绝大多数人口都居住在这种生态建筑中。在她俯视之下的这座中央公园里，一群工人正在往高处的大梁上加装照明灯。食品生产部门的温室中也需要加装这些光源，不过，既然工人和设



备已经被运送到这里来进行这种装饰性的工作,那么,大概温室那边的工作就已经完成了。不,她提醒自己,这座城市中的植被不仅仅是一种装饰。每一棵树、每一株草都在为这里的生态平衡发挥着自己的作用,不管这作用是多么微小。在人类的照料下,植被会恢复正常,因为这个星球上的植物与人类是唇亡齿寒的共生关系。

而在生态建筑之外,在那些脆弱的生态种植园中,问题就不是这样简单了。她甚至知道具体的数目——家里每天晚餐时都会讨论,赤道地区损失的日射率究竟达到了怎样的水平。行星上的每一个地方都是阴冷的冬天,春天不知何时才能到来。等到维修完成的时候?但什么时候开始维修都是个未知数。如果这的确是一次有意的破坏,那可谓收效良好。如果这不是有意的破坏,则可谓损失惨重。他们会再试一次吗?如果真有这样一个怀有可怕恶意的“他们”的话,那么,这就绝非仅仅是一次糟糕的事故了。

她叹了口气,将目光投向自己在阳台上布置的小花园,并打开了为花园提供光能的聚光灯。她种植的一些贝拉亚植物对于照明的要求十分苛刻。她先用一个仪器测量了光线的强度,然后把两箱藤状植物移到离光源更近的地方,设定了计时器。她又四处看了看,用敏感而有经验的手指检查土壤的温度和湿度,感觉有必要,就浇上一点水。她想,也许应该把那株盆栽多年的仙人掌挪到屋里,以便为它提供更恒定的条件。但无论如何,只要待在科玛的穹顶之下,无论在哪里都是室内。她有一年都没感觉到自然的风了。她忽然想到了那些被移植到野外的植物。它们得不到足够的光和热,在有毒的大气中慢慢窒息。一想到这儿,她心里不禁一阵刺痛。真是愚蠢,快停止吧。我们能住在这里已经够幸运的了。

“埃卡特琳！”她丈夫带着询问语气的喊声从公寓的楼下传
来。

她从通向厨房的门中探出头来。“我在阳台上。”

“快到这里来一下！”

她把园艺工具放在座位下的储物箱里，将箱子盖上，锁好身后的玻璃门，快步穿过房间进入大厅，然后走下旋转楼梯。提恩^①站在他们公寓的玄关旁边，手里拿着一个便携式通讯器，看起来颇有点不耐烦。

“你舅舅刚刚打电话过来。他已在穿梭机港着陆了。我去接他。”

“我去叫尼科莱，我们和你一起去。”

“我只需要到西码头区接他就可以了，用不着那么麻烦。他说让我告诉你，他带了一位客人过来。听他的意思，好像那人也是个审计官，他的助手之类的人物。他还说不用多费心，他们只要吃家常饭菜就好。似乎他还指望我们会为他做饭呢！啊！两个帝国审计官。说到底，你当初干吗要邀请他来做客呢？”

她毫不畏缩地盯着他。“既然弗·西兹舅舅来到了科玛，他怎么可能不来看我们呢？而且，你的部门也在他调查的范围之内。他想要调查你们，这很自然。我还以为你喜欢他呢。”

他的手下意识地拍打着大腿。“我确实喜欢他，不过我喜欢的只是那个古怪的老教授。他接受的这个帝国任命让家里所有的人都大吃一惊。我无法想象他究竟做了什么才得到了这个职位。”

这就是你关于晋升理由的唯一看法吗？不过，她并没有把这句会令人生厌的话说出口。“毫无疑问，在所有政治任命当中，帝国审计官的任命是最公正的。”她低声咕哝道。

“我天真的凯特^②。”他微笑了一下，拥抱了她的双肩，“在萨

① 提恩：埃提内的昵称。

② 凯特：埃卡特琳的昵称。

塔那·弗·巴,没有人可以不劳而获。但也许你舅舅的助手例外,据我猜测,他很可能与弗·科西根家族有着相当密切的关系。他显然刚刚得到这个职位没多久。如果他就是我听说过的那一位在冬季展览会时宣誓就职的人物,那么可以说,对于这份工作来讲,他简直是不可思议地年轻。我认为,他并不能够胜任这项工作。你的弗·西兹舅舅只是说,那名助手对自己的身高很敏感,叫我们注意不要提及这一点。”

他把通讯器塞进衣袋里。他的手轻轻地颤抖着。埃卡特琳抓住他的手腕把手翻了过来。震颤的症状加重了。她睁大眼睛,黑色的眼珠中满是忧虑,无声地向他提出疑问。

“不,该死的!”他挣脱自己的手臂,“还没开始呢。我只是有点紧张——当然还有点疲倦,还有点饿,所以我们回来的时候,你最好能弄出一桌得体的饭菜。你舅舅倒可能不挑剔食物,但我不知道那位萨塔那·弗·巴的贵族公子平日都吃些什么。”他把手放进裤袋里,有意不去看她那不悦的脸色。

“你现在已经比你哥哥活得长了。”

“因人而异,知道吗?我们很快就会出发去进行治疗。我保证。”

“提恩……我希望你放弃去其他星球进行治疗的计划。科玛本身也有医疗设施,而且不会比贝塔殖民地或其他任何地方的医疗设施差。我原以为你得到这里的职位后马上就会去治疗的。请忘掉这个秘密,大大方方地寻求帮助吧。或者,如果你坚持的话,谨慎进行也行。但不要再等待了!”

“我一生的事业刚走上正轨,开始为我创造价值,我可不想现在被打上变种人的烙印。”

既然我都不在意,其他人是否在意还有意义吗?她犹豫了一下。“这就是你不想见到弗·西兹舅舅的原因吗?提恩,关于你的

疾病到底是不是基因变异引起的这件事情，在我的所有亲属中——或者说你我的所有亲属中，因为咱们俩已经结婚了——弗·西兹舅舅或许是最不在意的人。他只会在意你本人和尼科莱。”

“事情在我的控制之下。”他坚持道，“千万别告诉你舅舅，否则就是出卖我。事情在我的控制之下。你瞧着吧。”

“千万不要……走你哥哥的老路。答应我！”那次轻型飞行器事故并不完全是事故。那件事带来了这些年中持续不断的深切恐惧……

“我并不想做那种事。一切早已计划好了。我会完成今年的工作任务，然后我们就去度一个长长的假期。咱们好久都没度过假了，不是吗？你、我，还有尼科莱。一切都将好起来的，不会留下任何痕迹——如果你没有在最后一分钟失去理智的话！”他握紧她的手，强装镇定地笑了一下，然后大步走出了房门。

耐心等待，我会处理的。相信我。你上一次就是这么说的。还有再上一次，还有更早之前的那一次……提恩，你快没时间了，难道你看不出来吗？

她转过身走向厨房，心中思考着该如何安排家宴来招待一位从帝国首都来的贵族公子。白酒怎么样？虽说她并不怎么了解酒类，但她知道，如果你能把一个人灌醉，对于吃的东西他就不会太在意了。她拿了一瓶从家乡带来的珍贵白酒，放进冰箱的冷藏室。不……再多拿两瓶。

她来到厨房外的阳台上，这里被他们当作餐厅使用。她在餐桌旁边加了一个座位，同时对自己没有雇用一位仆人而感到有些后悔。但在科玛，人类仆人的价格非常昂贵，而她也更乐于和弗·西兹舅舅一起在自己的家中享受应得的隐私权。即使是一向谨慎的官方新闻发言人的言论也让即将接受调查的相关人员烦



心不已；而帝国审计官的到来——不是一位，而是两位——更使种种猜测不仅没有消失，还把猜测引向了另一个方向。在弗·西兹舅舅到达轨道中转站之后不久，她跟他通过一次电话。由于距离遥远，所以通话的延迟很长，没办法长时间交谈。通常都很有耐心的弗·西兹舅舅在提到那些流传在民众中的谣言时说，这很让人生气。他暗示，如果能摆脱这些流言，他将会很高兴。尽管多年的教学生涯已经让他习惯了一些愚蠢的问题，不过埃卡特琳还是无法断定——他生气的原因是否因为他回答不出这些问题。

但她不得不承认，她邀请他前来的最大原因还是想重温一下比现在更欢乐的从前。在她母亲去世之后，她曾与弗·西兹舅舅和弗·西兹舅妈一起生活了两年，同时在他们的监督下进入了帝国大学读书。比起小时候在南大陆的边陲小镇她父亲的贵族家庭中的生活来，与教授和教授夫人一起生活似乎没有那么多的拘束；这可能是因为他们如她所希望的那样把她当作一个成年人，而在父亲家里她一直被当作一个孩子。她曾经感到一丝内疚，因为她跟他们比跟自己的父母还亲。有那么一段时间，所有的未来似乎都摆在她面前。

然后，她选择了埃提内·弗·索伊森，或者他选择了她……你那时候很高兴。当她父亲派来的巴巴——也就是贝拉亚传统的媒人——把他设计的结婚方案告诉她的时候，她怀着最美好的希望同意了。你不知道。提恩不知道。弗·佐恩氏营养障碍症。不是任何人的错。

九岁的尼科莱蹦蹦跳跳地进了厨房。“妈妈，我饿了。我能吃一块蛋糕吗？”

她停下正在往蛋糕上快速洒着糖霜的手指。“你可以喝一杯果汁。”

“啊……”但他很高兴地接受了这个替代品，把果汁倒在一排酒杯中的一个里面。他大口喝下果汁，同时两只眼睛好奇地四处张望着。他很高兴呢，还是正在研究他母亲的情绪？停止猜测，她告诉自己。之前的两个小时，这个男孩一直都在他自己的房间里摆弄那些模型。

“你还记得弗·西兹舅公吗？”她问，“他上次来看我们是三年前的事了。”

“当然。”他咽下最后一口果汁，“他带我去了他的实验室。我以为那里会有烧杯和冒着泡的什么东西，但实际上，那里全是些大机器和混凝土。那里的气味很有趣，有点灰尘味，也有点刺鼻的味道。”

“没错，那是焊接工和臭氧的气味。”她对他的记忆力感到相当惊讶。她从他手里把杯子拿了过来，“伸出你的手。我来看看你能长多高。你知道，有大爪子的小狗将来就会长成大狗。”他伸出手，紧贴着她的手掌。他的手只差两厘米就和她的手一样大了，“哦，真不错。”

他向她笑了一下，是一个有点羞涩却自满的微笑，但这微笑稍纵即逝。他盯着自己的脚，不好意思地扭动着身体。他右脚的大脚趾把新买的袜子又磨了一个洞。

他浅色的头发颜色正在变深——可能会变成和她一样的棕色头发。他的身高已经到了她的胸口，而她甚至可以发誓，就在十五分钟前他还只到她的腰部。他的眼睛和他爸爸的一样，是棕色的。他脏兮兮的小手——他从哪儿弄的这么多灰尘？——非常结实，他的眼神清澈而坦率。没有震颤。

弗·佐恩氏营养障碍症的早期症状非常具有隐蔽性，与数种其他疾病的症状都很相似，并且可能在青春期到中年的任意一个时间发病。但不是现在，不是尼科莱。



还不是。

公寓的门口传来一个男低音，听到这个声音，埃卡特琳连忙从厨房里走出来。尼科莱跑在她的前面。当她随后来到门口时，他已经被一个白头发的结实男子给抱了起来。“哎哟！”他抱着尼科莱转了半圈就停下了，“你长高了，尼基^①！”

除去多了一个令人敬畏的新头衔之外，弗·西兹舅舅没有什么变化：一样的大鼻子大耳朵，一样的红扑扑的脸颊，一样的看起来像是睡衣的特大号衬衫和裤子，还有一样的哈哈大笑。他把自己的外甥孙子放下来，拥抱了一下自己的外甥女，然后弯腰从旅行箱里拿出了一样东西。“这是给你的，尼基，我相信……”尼基在他旁边兴高采烈地蹦蹦跳跳。埃卡特琳后退一步，等着轮到她表示欢迎。

提恩扛着行李走了进来。这时，她才猛然注意到那个站在一边、淡淡地微笑着看着这温馨一幕的男子。

她强压住自己的震惊之情。这个男子比九岁的尼科莱高不了多少，但显然是个成年人。他的头很大，脖子很短，略微有点驼背，四肢虽瘦，但却相当结实。他穿着一身做工相当精细的灰色衣裤，上面的外衣敞开着，露出一件精美的白衬衫，半长统靴散发着光泽。完全是平民的装束，全然不见那种高级贵族常有的佩剑等装饰品，然而却非常合他的身。这身衣服肯定是特别订制的，否则不可能与他这种古怪的身材如此相配，也因此其价格是埃卡特琳完全不敢想象的。

她无法辨清他的年龄。也许并不比她年长很多吧？他的黑头发还没有开始花白，但在他苍白的皮肤上，眼睛周围已经有了细细的笑纹，嘴边也有了皱纹。他放下旅行包的动作稍有点不灵活，但除此之外，并没有显示出身体上有什么残疾。他转过身看着尼科莱缠住他的舅公。也许他感到有点尴尬？埃卡特琳突然记

^① 尼基：尼科莱的昵称。